

红盖头

阿娜尔古丽 著

Hong
Gai
Tou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红盖头

阿娜尔古丽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引言

锣鼓唢呐声震撼着翠莲的心，惹得停在树梢上的一群乌鸦呼啦啦飞到天际。奶奶说过：大喜日子见到喜鹊才好，不该见到乌鸦！新娘心中一阵恐慌。婚姻是个转折，滑下盖头的那刻，她由李家千金变成顾家媳妇，曾经纯洁的泪珠伴着希望滑落。在扑向远方一双陌生眼睛的路上，她想知道男人是否真的善解人意？花轿后总是响起秋月下如泣的箫声，似乎诉说一个有头无尾的爱情悲剧。绵延不尽的未知路，使翠莲的心又一次蒙上了面纱。偷偷地流泪，只有树梢惊飞的那群乌鸦知道，顾家的黄土大院中，不断演绎着女人的悲剧。轿中的红盖头，凄艳得如滴血的玫瑰，在路上缓缓行走。



引 言

第一章 出嫁 001

第二章 飞向天国的三婶娘 023

第三章 俏丽女人的心事 051

第四章 一只眼的婆婆 071

第五章 两个女人的秘密 101

第六章 镇长千金 117

第七章 黄土塬上的凤凰 136

第八章 无法无天的女人 155

第九章 那个叫钱宝的男孩 170



红 盖 头 | 上 部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十章 奸情的后患 197
- 第十一章 丑陋的绝色美女 210
- 第十二章 靠山山倒 228
- 第十三章 糊涂镇长 244
- 第十四章 寡妇院子 269
- 第十五章 迟归的旅人 287
- 第十六章 二进顾家门 304
- 第十七章 进门的新娘 326

第一章 出嫁

北方的森林到了十月，已经是一派黄叶狂舞的景象，风掀动着败叶，阴影和阳光搏击着，如同捉迷藏。光秃秃的树枝如脱掉袈裟的高僧，丧失了最后的尊严，但依然默然屹立在秋风中，用一种禅者的姿态承受着骤然的衰老。是的，人间不可以一日无禅！

一顶娶亲的花轿踏着黄叶冉冉而来。花轿中的新娘叫翠莲，她要嫁的人家就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顾家。翠莲掀起了盖头，从花轿的缝隙中看到众多树杈，像手指一样凌乱，又像一道道伤痕扭曲蜿蜒。一群乌鸦在干枯的树杈上飞走，大地在旋转、森林在旋转。翠莲呼的一声放下盖头，细细琢磨，听长辈说新娘的花轿遇见乌鸦是不吉利的。蜡黄的树叶被风的手一点点撕碎、抛散，如花絮横飞，又如翠莲的心思。风席卷着树叶掀开轿帘，掀开翠莲的裙裾，暴露出九月的衰老和十月的严寒。翠莲用舌尖轻轻地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嘴唇有了口水的滋润在瞬间又变得如鲜血一样凄艳。

翠莲的婆婆在翠莲入洞房的时候咽气了，这事是谁都想不到的。婆婆很年轻，不到四十三岁，脸上女性的柔媚还没完全退掉，眼纹与褶子不是很多，头上还没长出一根白发，可惜说没就没了。白天她还欢天喜地地拉着翠莲的手说：“这回娶了你，我就多了一个帮手。”可这个帮手一天也



没来得及帮她，她就死了。

听女戚们说，当迎亲的轿子进镇子时，响了几声炮仗，大家听到响炮声便知新娘娶来了，就在一窝蜂地从家里往外跑的时候，翠莲的婆婆不小心绊了一跤，接着让后面涌上来的人从肚子上踩了几脚，翠莲的婆婆恰好怀了身子，都快六个月了。当她的女儿美莲从地上把她拉起来的时候，她还瞅了瞅正在看着她的人们尴尬地笑了笑。美莲问她没事吧，她说没事。这一天她忙乎得进进出出也不显山不露水的，晚上和翠莲的公公亭铛说肚疼，亭铛说可能吃了冷荤腥着凉了，上热炕头焐一焐就没事了，她迟缓地爬上炕头，又叮嘱了两个妯娌和女儿一番，让她们一定要照顾好来坐席的客人。

夜里打点好客人、新郎新娘入了洞房后，亭铛来正屋看肚疼的女人，可是女人已经直挺挺地死在炕上。他把趴着的女人翻过身，只见女人由于疼痛把自己的胸脯抓得稀烂，舌头也咬掉了，下身的血水漫了半炕头。

亭铛失声大叫救命，孩子们都跑进来。亭铛赶快打发二小子珠子去请郎中，珠子忸怩着：“夜那么黑，我自己不敢去。”

亭铛气得甩了他两个嘴巴：“十五六的人了，比豆腐脑还稀松，连夜路也不敢走。”亭铛又和美莲说，“美莲和你二哥去叫郎中。”美莲紧紧搂着她娘不撒手，哭着就是不去。亭铛和二美莲说，“二丫头去和你二哥叫郎中去，迟了你娘就死了。”

二美莲说：“死就死了，她死了今后没人打我了。”

亭铛实在没办法：“老子去，养活你们有什么用，你们给我好好看着你娘。”亭铛往外走，大儿子珍子披着衣裳跑了进来，问出什么事了，乱哄哄的。亭铛悲痛万分：“你快去叫郎中去，你娘可能不行了。”

珍子爬到炕头上，从美莲的怀里接过他娘，用脸贴在她娘的嘴唇上，只觉得他娘的嘴唇已经冰凉，再看胳膊和腿已经僵直了。珍子对亭铛说：“大大，别叫了，我娘已经死了。”

翠莲被泪眼婆娑的新婚丈夫珍子半夜叫起：“我娘没了，虽然刚娶进一天，你也是大媳妇，过去给我娘点一个倒头纸吧。”翠莲听了这话，惊了个

倒仰，她不明白白天婆婆还能行能走，这夜里一顿饭的工夫就给没了。

翠莲和丈夫说：“那我们还没来得及入洞房呢？”

“洞房明夜也能入，可我娘入殓以前必须要媳妇去点倒头纸。”

“今夜是我们的新婚日子，我们能进孝房吗？”翠莲有些不乐意。

珍子有些火了，大声说：“让你去你就去，说那么多的废话有什么用，都是娶了你这个丧门星，把我娘给克死了。”

翠莲摸索着穿好了红色的棉袄棉裤，从南房中走出来，院子里已经挂上了几盏灯笼，红快快的光晕照射着颤抖的空气。婆婆住的正屋里，许多男男女女进进出出。

翠莲随着珍子进了里屋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停止了哭声。屋里幽暗静谧，只剩下翠莲的脚步声了。堂屋里放着一口空荡荡的白茬棺材。翠莲进了里屋，两个新娘直勾勾地瞅着缓缓进来的翠莲，对珍子说：“不该让你媳妇来点倒头纸的，美莲点也是一样的，新媳妇忌讳孝房，不吉利。”

珍子摇着脑袋：“什么时候了，还顾得讲究那么多。”

翠莲向炕上看了看，只见一块红洋布将直挺挺的婆婆蒙盖得严严实实，凸起来的肚子像一个扣在身体上的面盆。婆婆的头起，放着一个碟子，碟子中淋了几滴蜡黄的麻油，一条粗壮的棉花灯捻曲曲折折地躺在碟子中，灯捻的顶端伸到碟子的边沿外。一个老一些的胖脸女人突然冲着翠莲婆婆的尸体高声哭喊着：“大嫂子，你的儿媳妇为你点长明灯来了。”喊完以后屋里所有的女人干号起来，真是哭声震天，很有气魄。

翠莲一时不知所措。珍子掏出火镰嚓嚓地打了几下，一阵火星四溅后，翠莲手里的纸钱燃烧起来。翠莲用纸钱将长明灯点着之后，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下，连磕了四头，趴在炕沿上痛哭起来。

就在女人们哭成一片的时候，几个男人从外屋进来上了炕，他们抓着褥子的四个角，兜起翠莲婆婆的尸体抬到堂屋里入殓了。翠莲被拉起来的时候，她看到炕头上已经空空荡荡，只有那盏长明灯乍隐乍现地闪着火苗。两个新娘依旧趴在地上哭着，三四个长辈男人进来拉她们，她们也不起来。翠莲一看便知她们是哭丧的内行，哭得有腔有调，余音绕梁婉转。



翠莲以前就听娘家的人传言说婆婆的这些妯娌嘴甜心苦、手段歹毒，她们一直辖捏着善良的婆婆。今天她们这样卖命地哭号着，无非是想堵人口舌，或者想卖弄一下她们哭丧的技巧，以此炫耀而已。

几个婢娘在亲戚们的再三劝阻下，逐渐停止了哭声，不过，她们好像仍旧怀着发泄不尽的悲哀，不住地抽搭着。男客们经过一夜的折腾，倦了。但是，谁也不愿意离开。珠子兄妹更是瞌睡得七倒八塌。亭铛对蹲在地上的珍子说：“还不把你媳妇领回南屋休息一会儿，这里这么多的人，用你做甚？”

在婆婆入殓的整个过程，翠莲没发现珍子掉一滴泪。翠莲明白珍子的五脏六腑已经被绞碎，他把强大的悲痛压在心底。珍子对亭铛说：“太大，都是为了我娶亲，我娘才死的……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宁愿一辈子打光棍儿。”

亭铛有些愤怒：“让你回去你就回去，人都没了，你说这话有屁用？”

珍子无奈地站起来，扭头对翠莲说：“走——”翠莲低着脑袋，穿过众人的目光，跟着珍子回了南屋。

珍子进了门，点着煤油灯，然后蹲在灶坑里，一边啃着猪蹄子，一边半碗半碗地灌酒。翠莲脱了鞋袜，爬上炕头，衣服也没脱，蒙上被子睡了。当她迷迷糊糊就要睡着的时候，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翠莲惊了一跳，翻身坐起，只见珍子把酒碗摔在地上，酒碗已经粉身碎骨。

翠莲问：“你是不是不睡了？”珍子没有作声，翠莲又问，“你不睡还不让别人好好睡？”珍子仍然没有作声。珍子额头上的血管如蚯蚓一样游移着，两只眼睛直直地盯着翠莲。翠莲终于忍不住：“你盯我干啥？我嫁给你有罪了？你也别欺负我，天亮后我走人。”

珍子手中握着一片碗渣，鲜血一滴滴落在地上，他用充满仇恨的口气对翠莲说：“走，你往哪里走？要不是为了这个家，我现在就一刀剁了你，你想走，没门！留着你好好地替我娘照顾我的弟弟妹妹，你真是个扫帚星。”翠莲看着蛮不讲理的珍子，想和他讲理，可又怕珍子打她，只好

忍气吞声地又睡了。

天亮的时候，翠莲仍旧沉睡着没醒，直到美莲进来扫地的声音把她弄醒了。翠莲昏昏沉沉地坐起身，想起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，好像做了一场噩梦，当她看见美莲身穿一身重孝，才醒悟到昨夜就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好些事，最大的一件就是婆婆没了。她问美莲：“你大哥呢？”美莲回答：“出去报丧去了，我大大让我过来带上你，各房走走，认认人。”翠莲叠起被子，下地找梳子梳头。

美莲嘱咐说：“我大大说你今天就不要穿红衣裳了，那样对我娘不尊敬。”翠莲换了带着毛边的白孝服，因为是还没回门的新媳妇，只得在孝服外披了红。翠莲洗完脸，把头发挽起来，盘了个髻，做了媳妇，再也不能梳辫子了。

她随美莲走出南屋，只见整个院落好似一口井，四面的黄土院墙有三四丈高，院子里的房屋被高大的院墙围得滴水不漏。院子里密密匝匝的房屋都是黄土做的，大大小小的有三十多间。这些房屋都建在三四尺高的石头台阶上，石头台阶有棱有角，石面上刻着斜纹或梅花小鹿的图案，整座院落没有一砖一瓦。

美莲说：“我们住的是后院，前院是羊圈、马房和长工们的住处。我们一家住着六间大正房，二娘和三娘两家住着八间西厢房，东厢房八间是祠堂和库房、柴房，南边是门洞和你们的住处，西南角是茅厕，东北角是厨房……”

翠莲被黄土高墙震慑了，她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丽的土墙，丝绸般绵软的黄土竟然凝结成宽厚结实铁一样的高墙。高高的土墙上零星星星贴着几张婚庆对联，仿佛昨天的喜气还没退尽。她问美莲：“这墙是黄土砌成的？真没想过黄土竟然还能筑墙。”美莲说：“这还不算什么，有一堵墙竟然是空心的呢，我们以前总钻进去藏猫猫，后来大人们怕里面有蛇，就把入口堵死了。”翠莲东瞅瞅西看看，稀罕得不得了。

美莲提醒翠莲：“别看了，以后有你看这墙这院的机会，我们先去二娘和三娘家，二大是个木匠，三大是个皮匠，都是耍手艺吃百家饭的，所



以二娘和三娘都喜欢摆谱挑刺，你不要上赶着她们，也犯不上得罪她们。娘虽然死了，横竖有大大做主呢，大大是这个院子的老大，没人敢和他犯浑。”

她们说着话，按次序先来到二婢娘的屋子里。恰好，三婢娘也在二婢娘的屋里，妯娌俩做孝衣裳，几个七高八低的孩子围着看。见翠莲进来，两个婢娘忙站起身让座、倒茶。

美莲指着一个长形胖脸老一点的女人说：“这是二娘，二娘的娘家是做豆腐的，可也算富裕人家的闺女。”

翠莲忽然想起了昨天夜里她们俩趴在地上哭丧的情景，觉得心里怪怪的。她忍不住抬头看了二婢娘一眼，只见她的下巴上长着一颗豆大的黑痣，黑痣上倔强地挺着两根粗壮的黑毛，这两根黑毛让翠莲的心口一阵难受。不过，翠莲的脸上还是风平浪静，只管鞠躬施礼。

美莲又指着一个圆盘脸、长着两颗虎牙的年轻女人说：“这是三娘，三娘的娘家是官宦人家，三娘的叔叔是咱堡里的堡长。”

翠莲上前鞠躬施礼，三婢娘忙着拦挡住，略带悲伤地说：“你看你这婆婆，说走就伸腿走了，什么都没有准备，这不，我们正赶着做孝服，让这些孩子都穿上，省得黑头黑脚地进来出去。”

翠莲说：“是啊，事情真太出人意料了，喜事办完接着办丧事。”

三婢娘感叹：“多好的媳妇呀，高高大大、苗苗条条，这头脸比画上的崔莺莺还要漂亮三分。其实我们早就见过面的，你们的亲事还是我先提的呢。你家是开榨油坊的，我和你三大大套着骡子车带着几个长工去你家作坊榨油，你抱着你弟弟进了作坊，我一看你，天呐！简直就是天仙，回来就和你公公说了与你家结亲的事。你公公找人一打听，果然人人都夸你。只可惜你这个没福消受的婆婆，一天也没和你过日子就没了。”三婢娘说着哭了起来，美莲和翠莲也跟着哭了。

珠子进来传话：“我大大说了，女人们和孩子们都在二婢娘家吃早饭，吃完早饭，二婢娘分派一下各人的任务，我大大和我二大带人破土挖坟去了。”二婢娘惊喜地答应了一声，这一声响亮而干脆。三婢娘不由地

撇了撇嘴，脸上的肌肉拉得平平的。

大家坐在二婶娘的堂屋里，每人舀了碗小米稀粥，翠莲还没来得及伸手，筐箩内的油炸馒头片让一伙孩子一抢而光。有的孩子手里抢到三四片。美莲喝着孩子们：“这些孩子没一个有出息的货，就知道吃独食，给大嫂一块。”

里面有三婶娘的孩子文子和小武子，三婶娘有些不高兴了，反驳美莲：“我们是不该教养孩子了，就看美莲以后嫁了人，好好教养她孩子了。”

二婶娘接过茬儿：“说嘴的人往往就要打嘴了。”美莲好歹没说一句话，只管埋头喝粥。翠莲看了她一眼，只见美莲的泪珠子大滴大滴地掉到碗里。

翠莲的心猛然感觉沉甸甸的，肚子里像坠了一块石头。大家一时沉默了，只有一阵喝粥声。喝完了粥，刚收拾了饭场子，二婶娘的大儿子飞子进来说，邻村的几个亲戚家都来人点纸哭丧，她们得有人过去招待一下。

二婶娘端起了长辈的架子对众人说：“如今，老大家的没了，你们就都该听我的了，不管你们服不服管教，这都是大哥的主意。刚才珠子进来说的话，你们也都听到了。翠莲暂且不能回门，这嫁了人家了，就是顾家的媳妇了，你带着美莲这几天到大厨房烧水、做饭，这挖坟的、吹鼓手的、做纸扎的、跑堂的，还有画匠、经匠都要按时按点的喝水吃饭，你们从现在上工，一直到大嫂出殡结束；孩子他三娘，你天生就能说会道的，你和我到灵棚里照应一下前来哭丧吊孝的亲戚；二美莲、文子、小武子、二飞子、三飞子这群孩子守灵哭丧；珠子和飞子专管接待客人。”

美莲和翠莲来到厨房里，几个女人正在盘点东西，只见案板上放着两扇子猪肉，五筐子鸡蛋，十多只剥了皮的白条整羊，两筐胡萝卜，三筐土豆，一筐箩粉条子。女人们见翠莲进来，都笑着问：“这是少东家的媳妇吗？俊俏死了。”翠莲开始分派，这几个专管烧水沏茶，那几个专管剥葱洗菜，剩下的到里屋的大灶上蒸馒头、炸油糕。美莲是烧火的，翠莲炒菜。

美莲边烧火边和翠莲抱怨：“二婶娘算什么东西，自己专挑拣清闲体



面的去干，让我们做茶打饭，一点也不公平。”

“都是为了娘的丧事，别和她们斤斤计较了。她们毕竟是长辈，是大大让她管事的，如果我们都不听她的话，就是给大大没脸。”翠莲安慰道。

“这两个婶娘可不是省油的灯，和娘斗了一辈子，现在又开始联手对付你了。别的不说，就说昨夜你和我大哥走了以后，她们俩一直和女戚们嘀咕，说你就是一个扫帚星，刚进门，我们家就出事，后来大大进来才喝住她们。”

翠莲的心一震，忍不住哆嗦了一下，原来这个家所有的人都认为她是个扫帚星了。“扫帚星”这三个字太厉害了，毁掉一个女人是不费吹灰之力的。可眼前的境遇自己又是那么的无奈，就像离开水的鱼一样孤单。天下不管是什么事情，一旦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，那就是有回天之力也逆转不过来了。翠莲想，也许她这辈子就逃不过扫帚星的纠缠了，自己这个黑锅就背到死了。

她愤怒得有些失常，尖声问美莲：“你说我是不是扫帚星？你说，你说，你说句公道话。”

美莲没想到就一句话却惹得嫂子如此疯癫，连忙回答：“我说你不是，不是，你是好人，你就是个美丽漂亮的大好人，任何人和你在一起也不会被方死的。”

谁知道翠莲听了美莲的话，痛苦如烈火喷油一般。她彻底垮了，一不做、二不休，趴在锅沿上号啕大哭起来，耻辱，揪心的耻辱，永远分辩不清的耻辱，让她完全不顾及自己的脸面了。她不哭她婆婆，哭的是老天爷。

“老天爷呀——你睁睁眼呀——救救人呀——没法活呀——”

院子里洗菜的几个女人听到哭声跑进来，相互点头，啧啧地称赞说，真是千里挑一、万里挑一的好媳妇，洗锅涮碗的时候还要哭她婆婆一阵。

婆婆的灵柩在黄土高墙围着的大院里停了多长时间，翠莲在厨房里就炒了多长时间的菜，溅在她手背上的热麻油，把她的手背烧得伤迹斑斑，

但是她仍是无动于衷。她心头唯一萦绕的一个问题就是她到底是不是扫帚星，她从记忆的初端开始搜索着、寻觅着，她想假如自己就是个扫帚星，专往死方亲人，为什么她的娘老子、她的弟弟、她的爷爷奶奶都很健康。她想不通，越是想不通越往里钻。厨房外是锣鼓喧天，人山人海，厨房里是烟气滚滚、不闻人声。美莲试探着说尽了好话，可是翠莲死活不吭一声，美莲又怕再说错话，只有自己心里干着急了。

翠莲的婆婆是因为胎死腹中而亡故的，她的一生生了四个儿女。她原以为前四个孩子都平安降生，二美莲生的时候，亭铛还在地里起山药，孩子生得多了，有经验了，男人们便把女人生孩子的事看得就像母鸡孵蛋一样容易，这第五胎更是轻车熟路顺风顺水了，没想到在第五胎上栽了，硬生生地要了她的一条命。按当地的风俗，屈死人的灵柩是不能在家里停放太久的，不吉利。翠莲的婆婆虽有子女后人，可毕竟不属于生老病死正常死亡的行列。何况她娘家的几个哥哥正在她家坐珍子的席。灵柩只停放了七天就下葬了。

出殡后，宾客散尽，各种纸扎全部焚烧，鼓手棚子、经匠棚子全部拆散，留下了一个凄凉灰冷的黄土大院。出殡后，顾家的人都替下孝衣，儿女们只在胳膊上戴一个孝字，作为对死者的悼念。顾家娶进一口人的同时也死了一口人，按理说就等于既没损失也没增加，可是娶进的与死去的因不是同一个人，那麻烦就大了。顾家老大媳妇，也就是翠莲的婆婆以前是家中的掌柜，掌柜子人一死，掌柜的位置就空着了。顾家虽然不是有钱有势的地主老财，可在当地也是头号的大户人家，家里人有二十来口子，骡马牛羊成群结队，长短工也有五六人。每天进钱出钱的，没有掌柜是不行的，再说，不可能因为桥断就不过河了。可选谁做当家人呢？老大亭铛这几天费尽心思，老二亭得家的和老三亭锦家的那简直就是强盗遇见贼爷爷，一个比一个歹毒，她们俩人无论哪个当家，他的四个没娘的孩子都受可怜。他心中猛然生出一个念头，就是让他刚进门的儿媳妇当家，他惴惴不安地怀着这个奇特的念头，把全家人都请到他的正房里，吃个团圆饭，商议一下，看看他们的意见。



炕上放上了炕桌，地上放了高几，炕上坐着男人，地上坐了女人和孩子。上了三道菜，喝下五杯酒，亭得对大家说：“现在珍子他娘走了，这个家的大梁还得有人来挑，你们说说谁来当家最合适，那咱们就让她从今夜开始把这个家当起来，不过这当家的一定要一心为这个家着想，不能中饱私囊，更不能心怀不轨。”

大家其实早就明白老大让他们吃团圆饭的意思了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白眉赤眼的吃什么团圆饭。二姑娘料到这当家人落到自己头上了，所以故意不露神色，看看别人的意思。三姑娘也想，这当家人可能就是二姑娘的了，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，她也没作声。亭得和亭锦想这本来就是老娘们的事，也不好意思掺和。亭钊见大家都不说话，笑了笑说：“你们都不说，那我就说了，依我看珍子媳妇是个不错的人，这几天任劳任怨，在厨房中干活，她不当家就可惜了，看来这顾家的掌柜就落在她的身上了。”

大家一听这话，惊了个张口结舌。尤其是二姑娘，当时就翻了脸，她对亭钊说：“既然大哥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我们也就挑明说了，让一个刚进门的小媳妇当家，我们不服。大哥如果执意要翠莲当家，那好！我们分家。”

三姑娘也站起身愤愤不平地嚷着：“大哥，翠莲是个十八九岁的毛丫头，刚进顾家连个门道水道都难分辨，您让她当家，这不分明表示咱们顾家没人吗？”

亭钊反问：“你们说让谁当？让你们说你们闭着嘴又不说，现在又来反对，亭得、亭锦，你们就想让你们的老婆当家吗？”亭得和亭锦不说话。

二姑娘不服气：“我们怎么就不能当了？大嫂死了轮也该轮到我了。”

亭得跳下炕头反手给了二姑娘一个大嘴巴，恨恨地骂着：“你快给我滚回西房，当家！当家！就知道当家！你能当了吗？我看你连脸也不要了。”

二姑娘挨了打，觉得在众人面前丢了脸，索性破罐子破摔地耍起泼

来，她扑上炕把炕桌掀到地下，满桌子的酒菜呼啦啦扣在地上。她的孩子们哭嚎着把她拉住，她拍着大腿高声地叫骂着：“顾亭锬，你这条狗，你就是你大哥和你大嫂养的一条狗，一年四季东奔西跑的做木匠活儿，可挣上的钱全都交给柜上，四五个孩子破衣烂衫的，你难道瞎了眼了吗？今天我也不活了，你不打死我你就不是人。”

三婶娘趁着乱劲也嚷嚷着说：“不公平，我们文子他老子一年到头累得人仰马翻，也不少挣钱，可钱呢？我嫁过来八年了，仍旧是两手空空。”

亭锬大声喝着：“好了，有完没完？你们都有委屈，亭锬、亭锦，我还真没看出来呢！你们觉得在外面挣几个钱交到柜上是不是特别吃亏？你们不想想你们每天吃的山药莜面是从哪里来的？是我带着长工、短工面朝黄土背朝天趴在地里收来的，锄地、割地，身上的皮都要晒掉三层。是谁送你们去学艺？现在能挣钱了，翅膀硬了，亭锬、亭锦你们觉得分家好的话，就分开过吧，大哥带着一伙没娘的孩子过，免得沾你们的光。”

亭锦赶忙说：“大哥都说哪里的话了，我看就按大哥的意思去办吧，让大侄子媳妇当家，不要听女人們的，他们懂个啥。”三婶娘欲言又止，两只眼睛瞪得像铃铛，一张嘴，两颗虎牙给她助威。亭锦最了解他的女人，他明白三婶娘的这个古怪的表情就是危险的征兆。

亭锦下了地，从饭菜中找出鞋子穿上，拉了拉三婶娘的衣袖小声说：“你出来，我有话和你说。”

三婶娘一甩胳膊：“少扯，我不听。”

亭锦面带着几分恳求：“你出来，晚辈面前给我一个面子。”

三婶娘鼻腔里喘着粗气，跟到院子里：“有什么话？说呀。”

“你看你，这么聪明的人，连什么都看不出来吗？你是瞎掺和什么？翠莲不当家也轮不到你，让二嫂当了家那就倒大霉了，这家里的东西还不都让她霸占到她娘家去？”亭锦低三下四地说道。

三婶娘反问：“你就肯定翠莲是个好东西吗？她当了家照样克扣柜上的钱。”



“这就看你怎么去盯着她了，我们要时不时地查查她的账本。她一个没见过世面的毛丫头，能有那么大的胆量吗？”

夫妻俩正商讨着，二婶娘从正屋里披头散发地跑出来问三婶娘：“孩子他三娘，你是闹不闹了？不是说好了我们拧成一股绳，一起闹腾，现在你倒是得意了，我掐了打，你们老婆汉子到一边歇凉去了。”

没等三婶娘说话，亭锦就接过话茬儿：“你有能耐爱怎么闹是你的事，少来牵扯我们文子娘。你闹腾的目的是为了做当家人，我们跟着你闹腾有何用？”

二婶娘挑拨道：“亭锦，你们三兄弟一个鼻腔出气，欺负我们妯娌是妇道人家。”

三婶娘刚才听了亭锦的一篇子话，醒悟过来了，二婶娘就是个得了银子想金子的人，点破了，态度一下来了个鹞子大翻身。她对二婶娘说：

“我们也别再闹了，大嫂刚下葬，我们为了争夺当家人反目成仇，不值得。就是翠莲当了家，她哪里就能管制了我们，打量她也没有那个胆子，过一年半的拿个错，让她乖乖地下来便罢。”

这时，珠子站在门口喊：“我大大让你们进来说话，有话不能在家里说，还跑到院子里。”

“你个兔崽子，和谁说话呢！”亭锦大声呵斥。

珠子连忙说：“三大，我没看见您也在院子里。”

三人进屋后，完全没有了气势，态度也和软了许多。

亭铛问：“出去商量的咋样了？我既然说话不中用，那这个掌柜就由你们来决定了。”

亭锦忙说：“就让翠莲当吧，穷人家好当，谁当也一样。”

亭铛问：“珍子二娘和珍子三娘有意见没？”

两人都不吭声，亭铛大声说：“大哥问你们话呢，怎么不回答？都哑巴了？”

三婶娘点点头：“二哥，就按大哥说的办吧。”

亭铛问珠子：“你大嫂在哪里？”